

财子寿

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小说精选

(台)吕赫若/著

(台)林至洁/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财子寿

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小说精选

(台)吕赫若/著

(台)林至洁/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6·北京

1997年4月3日

(京) 新登字191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子寿：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小说精选 / 吕赫若著；林至洁译.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6

ISBN 7-5057-1286-1

I. 财… II. ①吕… ②林…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6) 第02712号

书名	财子寿—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小说精选
作者	(台) 吕赫若
译者	(台) 林至洁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 印张 180,000字
版次	1996年6月第1版
印次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286-1 / I · 349
定价	12.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期待复活

——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

林至洁

前 言

吕赫若，生于1914年，殁于1951年，是才华横溢的作家，也是跨越日帝统治和回归祖国两个时代的台湾第一才子。如果文学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和民众的事物、感情以及意识形态，那么无疑的，出现于1935年文坛的吕赫若，他的文学作品，正是那个时代台湾殖民地人民心灵苦闷的呐喊。他的作品控诉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家庭组织病态，反映日帝统治下台湾人民的艰困生活，借着作品来抒发不平之鸣。

22岁的处女作《牛车》发表于日本《文学评论》杂志二卷一号，不仅在岛内轰动一时，在日本及中国大陆也都受到相当的肯定和重视。如此杰出的作家，在“二二八事变”后，投身于鹿窟武装行动，而陷入逃亡毁灭的悲剧命运里。战后的台湾文坛，由于文化断层及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吕赫若这个名字

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陌生的。他的作品大多用日文写作，因此一般人对他的文学作品的认识、了解也就比较不容易。这几年来，为了让吕赫若的文学生命复活，并重建他在台湾文坛的地位，我把他的作品一一译出，想介绍给大家，从而认识这位优秀作家的面目。

凡是杰出的作家，都有着与生俱来的特殊“品格”和“资质”，这种特殊的“品格”和“资质”，一旦处在恶劣时代环境里，便更能发挥他的潜力。他们能够冷静敏锐地观察周遭所发生的事物，透过文学作品去批判，揭露民众的疾苦和社会矛盾，展现出思考时代的讯息，甚至于为了理想，不向任何权势屈服，为自己的族群、家园和人类的光明远景而奋斗。

19世纪是世界文学艺术达到巅峰的时代，写实主义的文豪辈出，如法国的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杜思妥也夫斯基等，这些文豪都具备特殊的“品格”和“资质”，他们写出关怀人类的作品，用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叙述弱者的彷徨和苦闷，同时控诉苛酷的生活环境，种种表现都值得让读者沉思和批判。

吕赫若身处于日本殖民统治和国民党官僚跋扈时代，他所发表的文学作品，跟那些文豪的作品比较，有着同样沉重犀利的思想和风格。他用“理性分析”为手法，“人道关怀”为发皇，写出被欺凌、被压迫、被剥削人群的心声。吕赫若迫不及待地想解开这些枷锁，不惜弃笔，转为激进的武装行动者，为实现理想而牺牲生命。作为50年代典型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吕赫若的“品格”和“资质”，使得他的文学作品能与世界级作品相媲美。

吕赫若的出身及时代背景

吕赫若，本名吕石堆，1914年出生，家居在丰原潭子校栗林村。家境属小地主阶级，在家中排行第二，上有兄长，但其兄长留学日本时死于车祸，是以后来家里仅有他和父亲及继母三人。

1928年，15岁那年，吕赫若考上台中师范学校。当时师范学校仅收35名学生，念师范的学生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子弟，靠公费求学，毕业后有职业的保证；吕赫若和别的学生不一样，出身算是不错。

翌年，时为1929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于经济大恐慌时期，纽约股票大跌，市场混乱。因大战后期才参战，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之间，便迅速地积累了大量资本。在世界资源分配上，日本资本家——尤其大资本家日本皇室获利甚多，他们攫取着特权带来的利益，而一般老百姓却在经济恐慌中造成失业人员增加，他们贱卖劳力，过着物质缺乏的生活，农村竟出现卖子女以求温饱的现象，社会结构因此明显的发生巨大的阶级差距。日本本土上，遂出现求政治上解脱的呼声，一般年轻人及学生赞成马克思主义，积极进行社会运动以解决政治的困境。

殖民地的台湾，被迫供应日本内地物资，被廉价剥夺生产品及劳力，人民过着更悲惨的日子。留日的台湾学生于是在社会运动上跟进日本。1929年，“台湾民众党”在第三次大会后开始左倾；1931年，“台湾总督府”对台湾的阶级性社会运动展开大检举，学生和年轻人被捕者不在少数，社会运动遭受严重打击。吕赫若处在这样的思潮与政治环境下，他的思想逐渐地倾

向于左翼。不过当时年轻学生，他们思想的学习并没有外人指导，全然都靠自己摸索，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尚未被禁，因此知识分子阅读之书，如山川均[●]之《资本主义的诡计》，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贫乏物语》，幸德秋水[●]《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等，都极为普遍。

1934年，吕赫若自师范毕业，被分发到新竹峨眉国小任教，此地都是客家庄，吕赫若与当地居民语言不通，遂转调南投营盘国小，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写处女作《牛车》，1935年在日本《文学评论》发表。

吕赫若采用“赫若”作为笔名，主要是撷取他所敬佩的两位左翼作家——其中一个为中国郭沫若，另一个则是朝鲜作家张赫宙。他各取其中一字组合而成。

1936年4月小说《牛车》，与杨逵《新闻配达夫》（即《送报夫》）、杨华的《薄命》，同被选入《朝鲜台湾短篇集》，在上海出版，可以说是日据时代第一次被介绍到祖国的台湾小说。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发动侵华战争，8月15日起，日本帝国的台湾军司令宣布全台进入战时体制。在这个时期，（1937—1945）日本统治者除了对于台湾厉行高压政策和加强经济掠夺以外，并强化推行皇民化运动，以彻底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抵抗精神。此时杨逵掌舵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摆脱日人领导，成立《台湾新文学社》，期能反映台湾现实生活，说出台湾人的声音，光荣地完成带领人民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新文学运动的阶段性任务。在此时吕赫若也活跃于《台湾新文学》杂志，后来这本杂志抵不过日本政府当局的压力，终于1937年废刊。1940年《台湾日日新闻》主编西川满[●]组成“台湾文艺家协会”，并发行综合性的文艺杂志《文艺台湾》。这些代表统治者意识形态的日本文人，其作品都是象牙塔里的产

物，毫不关心台湾民众的现实生活。对于皇民文学色彩浓厚的《文艺台湾》，台湾作家张文环、黄得时、王井泉等人脱离，另外组成《台湾文学》，由张文环主编，与《文艺台湾》分庭抗争。《台湾文学》杂志采季刊发行，以日文刊出。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批台湾作家继承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精神，反日、反封建，刻划出战争时期台湾人民在皇民运动压迫下的抗争和苦闷；而吕赫若的文学创作活动在这段时期也相当丰富。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侵华战争逐日扩大，对于台湾人民的思想统治也日益严厉。殖民地台湾的作家，已经不可能用过去的文学观念来从事写作，有些作家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挣扎苦斗，有些不得不封笔停写。

1939年，台湾的写作环境恶化之后，吕赫若东渡日本，在东京学习声乐，进入武藏野音乐学校声乐科。毕业后曾参加东京东宝剧团演出《诗人与农夫》歌剧，前后有一年多的舞台生活，后来因肺疾遂罢，赶搭太平洋战争前夕的最后一班船回到台湾。

1942年，自日本回来之后，他在《台湾日日新闻》、《兴南新闻》当新闻记者。决战末期，他与张文环、林博秋、简国贤、王井泉、吕泉生等人组成《厚生演剧研究会》，在台北永乐座公演《阉鸡》。

战后担任《人民导报》新闻记者，报道“王添灯笔祸事件”。因为透过社会事件的观察参与，所以社会运动意识逐渐形成。此时他也担任台北第一女中音乐教师，并于中山堂举行音乐演唱会。“二二八事件”爆发后，他积极投入左翼的人民解放运动和武力抗争。分析吕赫若思想倾向于左翼的主要因素，一是战后目睹来台接收的国民党政权的官僚作风与腐化使他失望，遂抛弃“白色祖国”，欲积极地改造社会，而“献身革命”。

另一个因素则是思想上深受建中校长陈文彬的影响。吕赫若参加左翼组织，主编《光明报》。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组织相当活跃，吕赫若的工作压力也随着增大，在这年所谓“光明报事件”发生，“基隆中学事件”爆发，台北组织被破坏，许多左翼分子被捕，吕赫若身份暴露，准备逃亡日本，后来前往鹿窟。

鹿窟是台共武装基地，许多工作被破坏的组织人员都前往深山建设武装基地，抱着崇高理想贡献心力。吕赫若当时担任无线电发报的工作，由于老式的发报机功能不佳，也为了逃避侦察，他常要跑到几里路远的地方发射，所以工作改为晚上进行。鹿窟山区的晚上蛇特别多，据当时在基地的同志说，吕赫若是晚上工作时被蛇咬到，延误了急救的时机，因此而丧生，享年38岁。

吕赫若的文学艺术

谈及吕赫若的文学艺术，首先要了解他的文学思想，因为作家的哲学内涵决定了他的文学观及文学倾向。我们从吕赫若的几篇文学评论及文学杂感中，可以找到他文学思想的源头。

1936年8月发表的《旧又新的事物》一文中曾探讨文学作品及艺术究竟为何物。他引用黑格尔的理论，明确地指出一定要个人对现实产生精神共鸣，才能创造得出作品的艺术，根据这一点，吕赫若认为艺术是意识形态下之产物，所以探讨文学艺术，不能撇除它的经济基础及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该篇文章中，他又谈到1935年5月《台湾文艺》刊出了另外一位台湾作家郭天留所报道的斯大林时期“全苏作家大会”的决议报告，

其论点主张用唯物史观、现实主义来从事文学创作；吕赫若文中特别提到该篇报道相当值得学习。他在文章中引用了苏联文艺理论家卢纳查尔斯基的一句话：“艺术是认识现实的特殊形式”来作为结语。

另一篇文学评论《关于诗的感想》发表于1936年1月《台湾文艺》。在该篇中他引用了日本一位马克思文学理论家森山启的理论，其理论指出“诗绝对不是脱离客观现实的东西，诗中如果有价值的东西，经常是跟一定的社会阶级必要相结合的生活感情”。又提到“越是能表现特定社会阶级历史性进步的诗，它的价值便越高”。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所提及的，吕赫若在该篇中引述这些论点，我们适可以了解吕赫若推崇社会主义的文学观念。

吕赫若的创作生涯共十三年，从1935年发表处女作《牛车》掀开创作序幕，至1947年发表最后作品《冬夜》为止，跨越了战前及战后两个时代。战前日据时代他以日文创作，战后国民党统治时代则改以中文创作，吕赫若的文学历程又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5年执笔创作《牛车》发表于日本《文学评论》，至1939年他离开台湾负笈日本东京武藏野音乐学校学习声乐为止。在这时期的作品，吕赫若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殖民地及半封建社会的矛盾，他冷静敏锐地观察社会问题。他的作品描述农民的疾苦、农村经济破产所发生的悲剧、乡村知识青年的苦闷及婚姻问题、女性命运及宿命性格为焦点，尝试现实主义影响下的写实风格。

特别是这阶段的三篇作品，《牛车》、《暴风雨的故事》、《逃跑的男人》与文学评论《关于诗的感想》，文学杂感《两种空气》，另一篇文学杂感《旧又新的事物》等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为

了实践社会主义的文学观而写成。

第二阶段，1939年至1941年。吕赫若在日本求学时期完成了中篇《季节图鉴》、《蓝衣少女》及长篇《台湾女性》（其中第一篇为《春的呢喃》，第二篇为《田园与女人》），在创作意识上没有什么改变，但观察焦点从农村妇女问题转移到都市妇女问题，他描述了都市妇女的生活、感情、婚姻问题，人性纠葛所发生的道德危机。写作技巧较成熟、情感上的描写更为细腻，而人物心理变化也极复杂。从他作品的叙述风格与描述技巧来看似乎与日本作家菊池宽、久米正雄的作品相似。可能在赴日求学期间或多或少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吧！

第三阶段，1942年至1945年。1942年，吕赫若从日本归来，他的创作手法、文学风貌更趋成熟。在这阶段，吕赫若的文学题材有所转变，主要原因是1936年日本发动中日战争前夕，台湾总督府情报课透过全岛警察严格管制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想。翌年，日本帝国大举侵略中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吕赫若的作品如《牛车》之批判日本政府，就极可能会被列入思想嫌疑犯。吕赫若可能有这样的顾忌不再写这类题材。从1936年以后，吕赫若开始朝妇女问题及封建家庭从事写作，探讨并且批判。触及妇女问题的作品，如《庙庭》、《月夜》、《台湾女性》；批判封建家庭的作品，如《合家平安》、《财子寿》、《风水》。1943年《财子寿》一作获得台湾文学奖，此时吕赫若的创作已达到高峰，他的描写方法及叙述风格，已不只停留于对腐败现象的片面的描述，他掌握到写实主义的精髓，经过艺术设计，透过典型人物深入复杂错综的人际关系，进而借由人物心理变化，提出对生命的反省，对社会的批判，展现了吕赫若对事对物的不凡思考。这些小说，不仅是吕赫若个人成熟的代表作，也是台湾文学成熟期的优秀收获。

1944年吕赫若的小说《清秋》由台北清水书店出版，前由台北帝国大学教授泷田贞治写序，后由吕赫若写跋，收《邻居》、《石榴》、《财子寿》、《合家平安》、《庙庭》、《月夜》、《清秋》等短篇。

作家王昶雄^⑤在评论吕赫若的作品时说，他善于描写台湾封建家庭的阴暗面，又叙述富农的“家变”而发生的各种悲剧。这样主题乍看与巴金的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吕赫若的作品看不到巴金的浪漫和伤感，他的作品更客观而冷隽，正确地反映了现实。

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政府提出三大政策：一、工业化；二、南进东南亚（后来提出大东亚共荣圈之政治体系）；三、对台湾进行皇民化。此时战场从中国大陆往东南亚推进，岛内也积极实行皇民化，统治当局要求作家配合政策，效忠政府，文学奉公之下，宣传色彩浓厚的“台湾皇民文学”出现（后来称为决战下的台湾文学）。首先在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的要求之下，台日作家分别被派到各地农矿兵工等地参观，以其见闻写成歌功颂德的奉公文学。此时以吕赫若在文坛的名气及地位，当然日本当局不会随便放过他，吕赫若在这情况之下，使用他高度技巧来伪装自己，创作了一些作品，如1942年的《邻居》，1943年的《玉兰花》，1944年的《山川草木》、《清秋》、《百姓》，1945年的《风头水尾》。

《邻居》描述邻居日本夫妇抱养台湾孩子，发挥母爱，述写下阶层人民间的感情。《玉兰花》写出主角在7岁孩童时，在家中遇到日本友人的回忆。吕赫若在这里撇开文化或种族阶级的意识，仅谈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山川草木》叙述“家变”之后，富家女回乡，以弹钢琴的手种田维生的经过。吕赫若在这一篇作品歌颂劳动的伟大和都市知识妇女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批

判。《清秋》是写太平洋战争中所谓决战末期，在炮火阴影下台湾民众的彷徨与不安。《百姓》是写决战下的台湾老百姓的生活状态。《风头水尾》写出农民劳动者不畏艰难勇敢地和大自然搏斗的生存勇气。

从吕赫若在决战气氛之下、“奉公文学”时期所发表的五篇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在恶劣的政治环境里，他把嘶声呐喊的内涵藏在心中燃烧，回避对战争体制的批判，更规避了对疯狂战争扭曲了人性的责难，对尖锐的种族问题的矛盾也暂时不谈，但是他更不歌颂皇民化运动！他颂扬人性善良的一面，写劳动者跟恶劣的大自然搏斗的勇气，并描述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经过。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要应付当局要求写奉公文学，又不违背民族良知，的确困难。不过当时的作家群中，能用高度思想及艺术手法写作的，有如杨逵、吕赫若、吴浊流等人。

第四阶段，1946年至1947年。战争结束，台湾光复，吕赫若担任《人民导报》的记者，在新环境之下尝试中文的写作。1946年至1947年发表四篇短篇作品：《故乡的战事一——改姓名》、《故乡的战事二——一个奖》、《月光光——光复以前》及《冬夜》。从最后的作品《冬夜》发表之后，吕赫若走上了革命的不归路。

这四篇中文作品在语言表达上不免生涩，美学的结构虽然粗糙，但其思想意义相当的重要。这四篇的内容总结了吕赫若战前与战后的体验及观察。研究吕赫若的文学艺术，我们不能忽略他战后的这四篇中文作品，从这四篇中文作品，可以找到吕赫若对战前日本皇民化运动和战后对国民党恶政批判的答案。

吕赫若写第一篇中文的《故乡的战事一——改姓名》发表时，终战未久，他迫不及待地用中文创作，内容反思日据末期

皇民化运动，日本当局要求被殖民者改成日本名变为皇民，吕赫若在这篇作品中，拆穿日本当局虚伪的政治动机及皇民化的欺瞒性。这篇作品在语言及形式皆粗糙，是一篇从日文写作转变为中文写作的过渡性习作，但吕赫若站在历史见证的风口。

第二篇《故乡的战事二——一个奖》，描述台湾民众在日据末期，处在美军轰炸及日警严厉管制之下的无奈处境。所谓一个奖，是乡村农民发现田里有美军炸弹残壳，便要向治安单位报告缴库，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并被毒打，没有缴库被发现也要挨打。他在小说中形容农民不论如何都被挨打一顿，如中奖一样。这篇小说刻划出统治者隐藏在威势背后贪生怕死的面目，是深刻反讽统治者的一篇作品。

第三篇《月光光——光复以前》，写战争末期城市的民众为逃避美军轰炸，在乡村里为寻觅一处栖身之地而到村里租房子，结果房东提出的条件便是全家人都会说日本话才租给他。吕赫若在这篇小说中指出皇民化运动强迫被殖民者讲日语是违背人性，这种缺乏人性的运动绝不能获得人民认同，更不能持久。这篇作品刻划城市小市民心境，不仅批判，更说出被殖民者的抗拒。

第四篇《冬夜》是吕赫若最后一篇作品。写日据末太平洋战争到战后初期，国民党官僚跋扈的时代。在国民党治台当局不当统治之后，物价猛涨，经济恶化，官僚贪污成习，社会动荡不安，有钱阶级花天酒地，无钱阶级呼天抢地，使岛上笼罩如冬夜般的厄运。吕赫若借一个女子的沦落风尘和两度婚姻的遭遇，谈及台湾社会从日治末期到光复初期的社会问题。此时日本帝国已败退，岛民尚未获得安定生活。吕赫若在此预告另一个冲突的风暴正在酝酿，社会动乱即将来临。这种预告不出意料之外，果真在他发表作品不到一个月便发生“二二八事

件”。这一篇小说可以说是吕赫若战后观察及经历的重要写实作品。

吕赫若的中文创作，在文字技巧上虽然缺乏修饰而显得粗糙，但仍然可以看到他对于时代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取材充满了对于社会的关怀和批判，并坚持写实的风格。

结 语

吕赫若无疑是异族统治的殖民时代，最有思想性的台湾作家之一。他出现文坛时，台湾社会的近代化急速展开，近代世界思潮涌入台湾，民众的智识大开。此时台湾人不再用武装抗暴，而是以非武装的政治运动来反抗，继而以思想启蒙文学运动，继续反抗统治者。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如赖和、杨逵都是日据时代政治运动的先驱者，他们政治运动与文学运动并用，形成互动作用，把台湾群众带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及反抗封建社会的解放运动。吕赫若的思想在投入新文学运动时就受到他们的影响，并在客观环境的冲击之下，更发挥了现实主义的文学性格。在他的文学世界里，题材从未脱离台湾社会，也因此培养了特殊的文学品质。在殖民时代，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吕赫若没有离开文学本位，更没有放弃追寻文学艺术的梦想。

光复之后，台湾有过为期一年余的多彩多姿的社会政治与文学活动。吕赫若在此时更积极地把战前与战后，被日本统治和回归祖国的两种经验写出来，勾划出时代的面貌。也许因创作语言由日文转为中文，文字上不够流畅，不可避免地影响作品中人物刻划的深度和情节的熟练，但可以看出光复后吕赫若在文字上尝试的努力及可贵的热情和毅力，留下对时代的见证。

吕赫若在本质上是一位热爱自己乡土与充满着理想主义的

文学家，为了想让他心爱的乡土能变成人世间的乐园，他封笔成为一个改造行动者，寻找他理想世界的源头。然而在白色恐怖的 50 年代，他跟一批理想主义的精英死在革命的战场上。也许在别人看起来，他的生命充满着苦难，但在台湾文坛上，吕赫若留下了璀璨不朽的文学作品。

注释

- ① 山川均，政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常在堤康次郎发行的《新日本》杂志上发表鼓吹民主、自由等进步思想的文章。著作《资本主义的诡计》是 1920 年左右，日本进步青年所爱读的书籍，后影响日本政治界至中日战争为止。
- ② 河上肇，东京帝大毕业，任京都帝大教授。著有《近世经济思想史论》、《资本主义经济学历史发展史》等。《贫乏物语》反思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病态，日本进步青年必读书籍之一。
- ③ 幸德秋水，1901 年与片山潜创立社会民主党。著作《20 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批判军国主义的扩张侵略，终于走上帝国主义之途。此著作是作者 31 岁的处女作。
- ④ 西川满，日本作家，1940 年组成“台湾文艺家协会”并发行综合性的文艺杂志《文艺台湾》。他是日据时代末期皇民化运动时对台湾文化界颇有影响力的人物。
- ⑤ 王昶雄，牙医师，日据时代作家，与吕赫若同时代，代表作《奔流》于 1943 年被选入《台湾小说集》，吕赫若在该集中也有《风水》一篇被选入。

目 录

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 林至洁 1

牛车 1

前途手记——某一个小小的记录 31

财子寿 45

庙庭 81

邻居 95

风水 111

月夜 127

合家平安 143

石榴 169

玉兰花 195

月光光——光复以前 213

冬夜 221

后记 林至洁 232

吕赫若创作年表 林至洁/辑 234